

得開示用功方法，並調護身心健康。師恩重如須彌，慚愧何以報答？

(八) 勉 受 具 戒

四十一年大仙寺冬期傳戒，慈老聞訊即令我報名，並令轉知會性真性兩位法師同行受戒。並云：「得戒與否全在自己，末法戒壇，殊難求全，勿顧慮」。我三人謹遵面囑，如期報到，受具足戒。回憶前情，皆由勉勵所賜。

(九) 法 門 評 論

慈老在各處弘法，總勸人念佛為修持正行。尤其對於年老男女們，更開示唯有信願念佛求生西方，為末法最契機法門。而自己只願世當法師，將來生西也可，不生西也可。我學佛以來，專修念佛法門，又兼愛師心切，常常引據淨宗理論，一再婉諫慈老，重立志願，求生極樂。慈老開示：「我勸人念佛求生西方，是你所贊成的；我自己不求生西方，你不贊成的。你贊成的不用再說，你不贊成的說也無用。久後總叫你明白。你勸我往西方是很對的，但淨土是一門，人的志願千差萬別怎能叫人同進一門呢？我甘心在生死海多吃苦，了我度生大願」。我經此次開示之後，不敢再諫。現在慈老示寂，於三日後入龕，面容如生，身軟如棉，胸口尚有微溫，等等瑞相。足徵慈老定生善地，乘願再來，圓滿菩薩度生大願。遺囑昭示，信而有徵。所謂「久後總叫你明白者」，蓋指此時也。

(十) 待 人 寬 恕

慈老無論對待何人，一本寬恕。外人不察，加以謔人不倦，管人不嚴的譏諷。那知他的管人不嚴處，正是他的偉大處。他向來尊重佛性，確認人人可以為禿舜，即人人可以成佛。若聖與佛，必待人管而後成，則聖與佛亦不足貴。所以見人有過。則寬恕原諒，期其自悟，向無疾言厲色。尤其對於僧青年，更垂護愛，委曲成全。

(十一) 輕 財 好 施

慈老來臺後，南洋弟子常百供養，以及臺幣論，不下百餘萬元，先後請頻伽藏經和大正藏經各一部，隨時請太虛大師全書，和諦閑大師全書各百十部，以及正開社出版等書，分贈四眾弟子。若有餘款，即賜濟貧病，決不使人空過。但自己常常手無分文。這樣流通經典布施度人的境界，幾已打破了「我所」。我常說：「師父講經作文，我們尚可學得幾分；若輕財好施的作風，我今生是學不來的，慈老微笑之。

(十二) 策 勵 弘 法

慈老對我說：「出家，受戒，弘法，為僧伽三部曲。你已做了出家和受戒兩部曲，惟弘法尚未開端」。所以遇有機會，即代為稱揚，前年隨同甘珠活佛遊遍南中各部宣傳佛法，今年又推尊豐原慈光寺住持。我若稍為遲疑，即蒙呵斥「為僧不弘法，即難消信施」。因此深受老人誨人不倦，為法忘身的感召，所以不惜年邁，遇緣即結。不知者或以為不自量力，而不知皆係慈老七年策勵所致耳。

本年二月十九觀音菩薩誕辰，我應獅頭山元光寺會性法師邀請打念佛七，及回內院，向慈老銷假，忽覺察老人精神銷沉，音聲低微，當即和達心當家師生抽驗結果，確定為腎臟炎，尚可醫治，服藥打針幸而一週漸愈，兩週復原。我奉面諭往豐原慈光寺，舉行佛祖開光，住持陸聖師，五月六日正在講經，夜間忽接電報：「慈老病危速回」。我心驚手戰，由慈光寺奔至龍潭堂，見白聖老法師，據云頃得臺北電話，慈老已逝世了。我忽覺頭暈腿軟，不能行動。白老吩咐臥床靜神，他連夜回汐開讀遺囑，我待天亮坐快車北上。及見慈老右脅而臥，面目如生，惟不言語，嗚呼！遑囑弘法，言猶在耳，竟成永訣，痛哉痛哉！

結 論

嗚呼！慈老十七歲出家，六十歲示寂，其間參學弘法四十餘年，事蹟皆竹難書。我與慈老相處僅僅七年，所知者不過滄海之一滴耳。然據個人親炙體驗之下，實覺得老人有幾點堅苦卓絕的修行，值得後人效法者：一、為一向對佛教，直下擔承，毫不加絲毫顧慮。二、為對眾說法，千人亦講，百人亦講，乃至一人亦講，忘寢廢食，不惜身命。三、供養三寶，賜濟貧病，揮金如土，絕無積蓄，四、為利生悲切，得法自在，不拘定一門。以上四點，他一生為學學大行終身行持毫無遺憾。至於四眾弟子紀念老人者，則由護法委員會及上下兩院同學，發起「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」。其重要工作，在修建墓塔紀念堂，及編纂遺著菩提心影，成唯識論白話註解等諸大作品。更希南洋各地慈老弟子，互相連絡團結，共策進行，以弘揚佛法來報謝師恩。含淚揮毫，實不勝哀悼企望之至！

憶 師 公 唐 育 玉

慈航法師的圓寂，一時消息轟動了整個汐止鎮以及全臺灣的佛教界，單就臺北市來說，我們學校的老師都為他的死而感到萬分的痛悼，他們也將參加彌勒內院的追悼會，由此可知慈公的圓寂，不但是自由中國佛教的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，而且是人類宇宙間的一大不幸，然而慈公身軀雖然示寂，但偉大的精神永遠長存人間與秀峯並在。為了紀念慈公的精神，特寫出這篇文章。

(一) 五 年 前 的 師 公

自從我認識慈公以來，的確是一大因緣，我家世代信奉佛教，但在鄉間，不過是念念觀世音菩薩而已，那裡知道無上甚深微妙的佛學呢？來臺後得友人的介紹，認識了慈航法師，自此，我家嚴家慈便帶到環境清幽的靜修院聽經，每每聽到高興之處便哄堂大笑，真是和佛教高深大德的善智識們在一起生活的確別有一番趣味。

從那時起，家嚴都皈依了慈公，我們兄弟姊妹就稱慈公為師公，並且天天早晚念經禮佛。

(二) 難 忘 的 一 天

我們一家人上至父母下至弟妹都是各有各的工作，早晨，我們上學去，父親辦公，媽媽則去聽經，天天如常，禮拜天則全體總動員往靜修院拜訪師公，師公一見便很高興而慈祥的忙着招呼我們，吃東西啦，看書啦，講故事啦，真是比在學校快樂多了。由此，我高興星期的來臨可以親近師公。四十年前的某日，是星期日，媽媽很早便起床在廚做大餅，我便知道今天師公要來我家玩了，尤其是

偉大與崇高

星雲

紀念我最敬仰的慈公老人

慈公老人圓寂了，我無論如何不相信，就是到我含着滿眶眼淚寫這篇悼文的時候，老人還是笑得像彌勒菩薩似的活在我的心中。

寫嗎？寫盡了天下的語言，也訴說不出我對老人的哀思；哭嗎？哭乾了所有的眼淚，也表示不盡我心頭的感傷；唉！老人是悄悄的去，為佛教，為眾生，尤其為我們青年，寫有什麼用呢？哭有什麼用呢？

慈公老人是五月六日下午圓寂的，我得悉這驚人的噩耗已是五月八日的上午。先是八日上午八點半鐘時，通信兵學校校長任世江先生叫他的司機送了個口信來，說老人六日圓寂了，像天崩地裂一樣，我眼前忽然昏糊起來。然而，我不能相信，昨天是七日，我還明明的收到老人六日寫給我的親筆信，既然有六日老人的親筆信，怎麼說六日老人就圓寂了呢？我把老人的信拿在手裏翻來覆去，我的一顆心恨不得立刻飛到汐止去探個究竟，我這時癡癡的坐在椅子上，我忘記了世界，忘記了一切。

九點半鐘時，報童送來了中央日報，報紙上刊載老人去世的消息；十點半鐘時郵差送來汐止的信和十八期菩提樹的號外，老人圓寂是千真萬確的事了，唉！老人！你就真這樣不聲不響的去了嗎？

「樂極生悲」，這是我知道老人圓寂消息後的一句最確當的形容詞。因為，當我知道老人涅槃時，正是我們宜蘭念佛會熱烈籌備慶祝舊曆四月初八日的佛誕，一些男女老少佛徒，都在興高采烈的忙著。有的忙貼宣傳標語，有的忙排演話劇，有的忙繫大象牌樓花圈，有的忙……正當這大家忙得一團高興的時候，誰知道這不幸的噩耗，就在這時傳來呢？

我無論怎樣，再也提不起興奮的情緒忙佛誕的事了。我帶着一顆沉重的心靈，拿出老人送給我的那一張笑得像彌勒菩薩似的慈容，設了靈位供了香燈水果。老人常對人說，他三年閉關期滿，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到宜蘭來弘法，是多麼的傷心，宜蘭的人就沒有福氣受到老人的甘露嗎？老人有知，他的色身雖沒有到宜蘭來，他在上升兜率內院前的靈魂，一定會經過宜蘭的，一定會見到宜蘭的數百信眾，在為他老人家稱念佛號。

這一天夜晚，我翻來覆去的不能入睡，老人的慈容，老人的言談吐語，老人對我種種的好處，像電影似的，都在我的腦海中映現出來。四點鐘時，匆忙的起身搭第一次車到汐止去，車中，我不相信是來為老人奔喪的，半個月前，我不也是這樣去探望老人的嗎？

我得識老人的慈容是已快將六年了，但我知道老人那已是十四五年前的事情。我第一次知道老人的名字，那是他出版的「慈航法師演講集」，我從這一本集子中，對這位老人家就發生了無限的嚮往和敬仰。

後來，到我國抗戰勝利後的時候，我們好多僑青年在首都南京發起組織佛教青年會，老人在南洋聽到這個消息，匯來給我們一筆數目不算小的港幣，並且寫了一封長達四五千字的信，指教我們的地方很多，佛教青年會後來雖然給「家裏的人」搗蛋搗去了，但老人留給我們的印象却永遠不會磨滅。

我生來有一個很不好個性，或許是沒有善財童子的善根和智慧吧？我一向不歡喜和年老的前輩長住在一起。流亡到臺灣的幾年來，我雖然沒有長期的親近老人，但我一有時間，總會去探望他老人家，老人慈悲和藹，平易近人，無論老少男女，都很樂意拜見這位老人的。

小弟弟們更是興高采烈。

逝了，一秒一秒鐘的過去，中午已消逝了，師公還沒來，又是午飯後，媽媽吩咐我說：「師公還沒來，你快些去請他和各位法師們來吧！」我答應了一聲便和平弟跑往靜修院，當在半途便看見遠處的師公和各位法師慢慢的來了，啊！師公來了，平弟匆匆跑去迎接，我便轉頭跑回家告訴媽媽，那時正當盛夏，天氣簡直像火球一樣的炎熱，我便準備着各種冷點，姊姊準備着洗面水和手巾，不到一刻，弟弟和師公來至家門了，媽媽趕緊去迎接，於是水呀！冰呀！忙亂了一陣，又開始進行吃大餅和米粉，師公今天的確高興極了，許多街坊的小孩都來我家看和尙，他們奇怪和尙怎麼會來我家，我亦覺得有些自驕，因為我果然能請他人不容易請到的大法師來家裡玩，的確是因緣聚會，那天是使我永遠難忘的一天。

(三)同樣的師公

初中畢業了，在升學期中得到了人生最不幸的「病」，結果阻礙了學業，但終於我在靜修院有機會學習英文，早上聽師公講經。日日如是，往往在那一段時間，師公便和我談論佛學，由於時時親近，我對師公有著進一步的認識，從前我看見師公總有着一種畏懼的心理，但現在我不但不害怕，而且常常高興親近他，我知道師公有著兩大別人沒有的優點：①從來不把錢放在眼中，對於利益佛教的事實便盡力幫助。②對於一般徒弟，愛護無微不至，仁慈可親，真是一位慈祥的老人；師公！師公！同樣的一位師公，為什麼使我有兩種不同的

我很對不起老人，他實在太關心我了。他三番五次的寫信給我，要我去親近他，他說玩笑似的要我當他的私人秘書，我就因為那個古怪的脾氣，太辜負老人家對我的好意了！今後到那裡去再找這麼一位慈悲的老人呢？我仰首問青天，天空是一片灰暗，大地好像都無光了。

我沒有親近老人和他住在一起有過一星期以上，在我的深處雖然知道老人對一切都很好，可是我總覺得老人對我特別愛護。他並不是在別人處聽說我怎麼好才愛護我的，相反的他在別人處聽說我怎麼壞而才更注意和愛護我的。

老人從來沒有向我提起，我也從來沒有向老人解釋，四年前，只有一次老人向我說過：「很早有人寫信給我，說你歡喜罵人，他們說你是我的學生，要我勸勸你，可是，你那時叫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，更談不上是學生了」。我聽後只向老人笑笑，沒有說別的。被人家認為是歡喜罵人的我，老人却不怕我罵他，要我和他接近，對我特別關懷，老人的對人慈悲的精神如此，能說老人不偉大嗎？

我沒有親侍過老人的教席，但我却把老人當著老師一樣的恭敬。我見到老人的時候，都以老師稱之，而很少喊他老法師。他老人家雖然是六十歲的高齡，可是他對我們卻從不老氣橫秋，他和我講話，或寫信給我，不是稱我弟弟，就是稱法師，這事情雖小，但他在佛教的地位，以及與高德重的聲望，對一個僧青年如此的謙虛，僧青年怎麼不飯向這位老人家的座下呢？

我們在臺灣的僧青年，多多少少，或直接或間接，都受過老人家的恩惠。民國卅八年春天，我們流亡到臺灣來的僧青年，正感到茫茫無所依的時候，老人却伸出了援助的手。那時的出家人曾遭政府的一度誤解，政府為了肅奸防諜，父子母女正都不能信任的時候，慈老人却同我們冤屈的處過不短的監獄生活，老人家不是口頭上重視僧青年，不是口頭上對僧青年客氣，老人家的確是新僧青年當作他的生命。他赤手空拳的建立了彌勒內院，收容了大陸來的過半數的僧青年，誰有這樣慈悲的精神和寬廣容人的胸懷呢？

老人沒有閉關前，我只去探望過他一次，老人閉關後，我是常到老人的關前禮座，聆聽他的教言，老人一見到我們去的時候，像慈母見到外方的兒子回家一樣，你還沒有向他頂禮問候，他就歡呼起來：「來啦！來啦！法師來啦！」廚房裏所有吃的東西全部搬了出來，你如果懂得老人的性情，你可以不要害羞多吃一點，他才歡喜。等到你吃了他的東西後，老人家的話匣子就漸漸的打開來，沒有一句不是對你那麼關心，沒有一句不是對你那麼親切。我寫到這裡的時候，老人的音容笑貌就像還在我的眼前，我不覺流下幾滴晶瑩的淚水！

有一次，老人對我說：「人生的大病是貪瞋癡三毒，貪心我已漸漸的淡了，瞋心我還是有的，但我的瞋心中沒有恨的存在。愚痴是免不了，但不會大糊塗」。這都是老人的由衷之言，老人不但沒有貪心，而且，更進一步的，他的喜捨之心特別大，他老人家的遺囑上說：「慈航身無半文」，這是不錯的，老人的弟子送給他的供養，隨時來隨時散給人，從不餘蓄。別人有些珍貴的東西送給自己親所愛的人，這本常有的事，而老人無論有什麼東西，只要你向他要，他從不計算物品的價值，即使你是他的冤家對頭，他也毫不吝惜的送給你，一點沒有勉強裝作，認識老人的人，大概都知道這點的。今天，貪瞋邪惡佔據了每個人的心，到處都是向人化緣叫布施的聲中，老人喜捨的精神，實在可說是一盞光芒萬丈的慧燈，可以照耀每個人的黑暗的心房！

又有一次，老人拍拍他的肚皮，對我說道：「有人說，大肚子的人是很有福的，我的肚子很大你看我有福嗎？」我說：「老師不但具有福德，而且有過人的智慧」。有過人的智慧當不起，但有福的大肚子却有個來由」老人說：「當初我出家後，非常窮苦，身體也很瘦弱。受戒的時候，連大便紙都沒有錢買，有一次大便時，向一位戒兄索一張大便紙用，他不給我倒也罷了，那知給我的是一張他用過的大便紙，弄得我一手大便，我不敢聲張，只得忍氣吞聲。戒期後，我在常住當了小小的職事，慢慢的積餘了約七八十塊「袁大頭」，放在衣鉢包中，一天，正當我搬移房間的時候，我那位借大便紙給我的戒兄

感慨呢？

(四)偉大精神

師公無時無刻都在不停的說法，除了他自修的時間內，從前還常到他地去弘法，自從前年九月十九日閉關後，便一直在關中講經說法，自修坐禪。他日常的生活規約，由下列幾件事情可以證明他為佛教的偉大精神：

(1) 心量慈悲為懷——師公的心，的確非常慈悲，在汐止的人們，尤其在靜修院旁的莊稼人，沒有一位不知道慈悲的師公，師公圓寂的第二天，有一位老婆婆在談話中對我說「好人過世早」這話證明師公是好人無異。

去年春天，有一位戰士，因眼睛得急病，將要瞎了，非要動手術不可，又因經濟發生恐慌，軍家醫院不能醫治，只得往私家醫院請治，故來汐止彌勒內院請治，師公便毫不吝惜的捐出，各法師亦同樣的捐出，大約有四百餘元，師公的錢是弟子供奉的，但他對他人經濟有什麼正當的需要時，便毫不考慮的盡自己的能力幫助他人，這種偉大的布施慈悲為懷的精神真是難得。

(2) 教育僧才——師公對於佛教中的教育一向非常重視，在他所作的每一部書後，都寫明誰是同志，下面便是十條條例。這也是鼓勵弟子向學之心。其十條中有三條是：創辦佛教大學叢林，創辦佛教中學叢林；創辦佛教小學叢林，就是同志。由此我們知道慈老法師，多麼注重僧教育呀！師公初次得病，病稍愈便忙著講經，在圓寂的前兩日還在講經，這無非也是培養人才。這種菩薩的精神是多麼偉大。

(五) 遺言亮耳

師公五月六日晚十時十分圓寂

從山下的一個廟中到山上來看我，我出去轉了一下，回來時，衣鉢包中的袁大頭只剩二三十個了，我不敢伸張，在他臨走時，我又送了十五個大頭給他，希望他能生慚愧心，從此不再偷人的東西。隔了幾天，山下又有個老修行來對我說：「你的某某兄近來有百十個大頭，他說是你送給他的。」我心想，我是少了四五十個大頭，我只送了他十五個，爲了人家的名譽，我不敢這麼說，我只向那老修行連連點頭說：「是！是！是！全是我送給他的。」從此我就胖起來了，肚子也就大起來了。

人家偷了他的錢，他非但不檢舉搜查他，而且還再送錢給他，希望他生慚愧心，這種用道德感化人的精神，除了我們慈公老人外，誰能這樣做呢？

我在覺生月刊及菩提樹雜誌上連載的物語，才連載到物語第十四的時候，他就交來一筆款子要我趕快把它出單行本，關於這本小集子，我從來沒有向老人家說過，而老人家對青年的關心與提拔，真可說是無微不至。以一個不是他的學生，不是他的門徒，他都這麼愛護，他對他的學生和門徒更不用說了。

我寫「釋迦牟尼佛傳」，在人生雜誌上剛刊載了一次，老人馬上就請朱斐居士寄了五十本老人的「菩提心影」給我，並說明買出後的五百元作爲印「釋迦牟尼佛傳」的款子。

我寫「玉琳國師」，缺少一本玉琳國師的正傳參考，我會問過不少的佛門大德，他們都說玉琳國師人是有的，可是他的正傳却不知道。但等我問到慈公老人時，他隨即寫信到香港去打聽，雖然買來的是一些慧遠大師，慈山大師的集子，沒有買到玉琳國師的正傳，那釋尊傳雖然至今也未印，但從這裡可知老人助人的熱忱是令人如何可敬可佩了。

四十一年我在臺灣佛教講習會教書，老人私法路過新竹青草湖靈隱寺，我讓出了自己睡的床舖和房間給老人的法駕息住，老人本可在新竹多住幾天的，但他知道是我讓給他的後，馬上開着要走了，意思是他不願意騷擾老人。可是，當我有時到汐止爲老人禮座時，他總着人把他的被單拿給我蓋，他自己只蓋一條毯子，老人對人太好了，想到他老人家的圓寂，怎能不令我痛哭流涕呢？我們今後到那裡去找這麼一位慈悲的老人呢？

一個月前，我爲人生雜誌向老人索稿，老人法體欠調，他來信說：「你不要老向我討債了，閻王小鬼近來和我打交道，我們來生再見了！」我收到這封信，正是我講解金剛經的時候，我匆忙的結束經期，北上探望老人，以除佛會的名義，送給老人一點小小的供養。那時，老人的法體已恢復健康，他除了向我天南地北的說些話外，沒有向我說什麼，等到我回宜蘭的時候，老人家却寫了一封信給我，表示向念佛會感謝。過去會聽人說，老人慈悲是慈悲了，可惜不太重視人情世故，但從這些地方看來，老人真是太過達人情世故了。過去會聽人說，老人慈悲是慈悲的，老人不會逢迎一些達官貴人，不像其他的老人，見到一些有錢有勢的顯赫高官，馬上就笑臉相迎，就忙得團團轉；見到無錢無勢的人，很快的就板起了面孔。老人不太重視人情世故，大概就是不能同他們同流合污吧？

老人圓寂後，有兩個人寫信給我，一是皈依三寶會是我證明的軍中洪中堅同志，一是在臺北女子中與高中部讀書的唐小姐。

洪同志來信說：「法師們領我走進佛堂，下拜後我再也站不起來，老師！他們那裡是在念觀音聖號，簡直兒是在與世音菩薩啊！我與他們後面念不成聲，我也在哭泣着，不知是在喊着慈老法師抑或是觀世音菩薩。

我記得老法師對我說過：「摩訶法師是我最好的朋友，（罪過！我怎麼敢做老人的朋友，我做他的學生的資格也不夠啊！老人家是多麼尊重他人的人格！）你很有佛緣，我很願意並且很高興的爲你說法……」。

唐小姐來信說：「老人家圓寂前一日，曾囑咐我好好用功，並囑咐我禮拜慈和煮雲靈根等法師爲親教師。就是星期三（五月五日）那天晚上，我和老人家開談，奇怪，我從來沒有想到老人家出關後的事情，可是我今天向他說：「你老人家出關後到那裡去弘法呢？」

「到星雲法師那裡去！」他毫不思索的回答。

「不要去，去了我們不能常常看到你老人家了。」

「你不要忙，我今後出關不出關還沒有一定呢！」

的，五月五日五時許我和莫麗嫻同學會到彌勒內院還和師公談話。我問他：「出關以後到那兒弘法呢？」他似認真的回答我說：「到星雲法師那兒去！」啊！星雲法師，那不宜宜蘭嗎？「離此那麼遠，不要去吧！不然我們沒有師公了。」「我不出關還沒有一定呢？」他無精打采的回答。「爲什麼呢？」「出關和不出關還不是一樣嗎？」此後沉默了一會。師公突然問起我有幾位師父，我告訴他只有兩位。他不相信的說了幾位大德的大名說是我師父。我只回報他一笑，我知道師公的用心何在。唉！人生多麼的無常呀！昨兒的話響亮的繞旋我耳邊，而今天則成爲遺言了。嗚呼！哀哉！

（六）結語

師公未示寂的前五年，他便知道六十歲便要往西方，因來自西方去亦往西方，據李千寬居士告訴我，慈公是菩薩的化身來救度眾生，現在他的肉身已滅，但他的願望還要再來世間，他的圓寂，不過是塵緣已滿而已。

師公的生平，佛法的修行，佛教的功績，無礙辯才和無上智慧，那一位不知道呢？師公的爲人，因爲我常親近他的原故，我知道他口直心慈，尤愛青年僧才，待人之厚，難以形容，有話必說，說了就算，決不嫉妬他人。濟人之急，這是他的特性，我們後輩應發揚光大師公的偉大精神，自利利他，爲救復興。最後我們一致願師公乘願早日重來！正如遺囑上偈文所述：

「空手而來，空手而去，來來去去，永無休歇」。這才是救人救世的真菩薩。